

02 剖王梨

楊喆希¹

熱人咧欲到矣，又閣是果子大出的季節。拄對彰化祖厝轉來的阿爸摺一跤大大跤的紙箱仔入門，我猶未看著內底是啥物物件，就先鼻著一陣酸甘甜的芳味。看阿爸摺甲大粒汗、細粒汗，我就趕緊共伊鬥相共。我問阿爸：「紙箱仔內底敢是王梨？」阿爸共紙箱仔園落來，用手腕共汗拭拭咧，伊講：「著啊！這是彰化阿公欲請你的喔！」

阿公、阿媽上疼孫，見若年節的時陣，阿公、阿媽知影阮欲轉去彰化，個擺會攢規桌頂的果子等阮轉去啖糝，閣會坐佇邊仔聽阮講佇學校抑是厝裡的心適代。阮若欲轉去基隆，阿公閣會攢一大拖的果子予阮紮轉去。這站仔阿媽出車禍蹠佇病院，拄著學校考試，我無法度綴阿爸、阿母轉去看阿媽，阿公一个人照顧阿媽都遐無閒矣，想袂到伊猶會記得攢我上愛食的王梨，實在足感心的。

看著王梨我就喙饞，趕緊叨阿爸剖王梨予我食，阿爸那揀王梨那講：「你知無？王梨是用一支一支來計算的，阿公買這箱十外支王梨才兩三百箍爾爾，彼是庄跤所在才買會著的價數。」阿爸叫我踎邊仔看伊按怎剖王梨，伊講剖王梨的技術是細漢時仔四常恬恬倚佇阿公的身軀邊，看阿公咧剖王梨才沓沓仔學起來的。

阿爸先用菜刀共王梨頭佻王梨尾切掉，王梨的皮不止仔厚，欲削皮著愛較細膩咧。王梨皮削了才共王梨破開，中央有一支王梨心，阿爸講：「王梨心食起來粗粗會咬舌閣歹消化，一般人攞會提捋揀，毋過阿媽較惜福、驚拍損，會共提來炕肉，肉會變甲甜閣軟，加足好食的。」

阿爸共黃錦錦的王梨切做一塊一塊，拄好用齒戳仔戳咧塞入去喙空。阿爸戳一塊予我，伊嘛趕緊食一塊，阿爸呵佬阿公揀的王梨誠甜、誠好食。我想，阿爸食著的甜蜜是阿公對困孫的關心，食王梨對阿爸來講應該是一種幸福的滋味。

從彼擺了後，我若食王梨就會想起彰化的阿公、阿媽。最近阿媽車禍著傷已經出院轉來厝裡矣，我欲趁歇熱轉去和阿公、阿媽做伙食王梨，毋過這擺換我來剖王梨！

¹楊喆希(Iûnn Thiat-hi)

04 青梅仔

張月純

有一擺清明轉去阿媽兜，看著塗跤有一包大大包的青梅仔，我伸趂出手就倚過去欲共阿媽鬥相共。阮先共青梅仔倒落去大面桶，用粗鹽共擱來擱去，閣共泔來泔去，有夠好耍的，敢若咧共青梅仔掠龍仝款。梅仔慢慢仔、慢慢仔消風，苦水就走出來矣。我隨拈一粒窰入去喙內，哎唷！酸 ngiuh-ngiuh、鹹篤篤閣澀 kuāinn kuāinn。有夠歹食的，這是欲按怎食？阿媽緊共我講：「這猶袂使食啦！」

繼落去阿媽揸一趂大趂水桶過來，共我講：「乖孫的，去共這趂水桶洗予清氣。」這對我來講，就若桌頂拈柑咧，一下仔就共桶仔洗甲清氣 liu-liu 矣。看阿媽猶咧無閒，我真家婆，欲共青梅仔因落桶仔底。阿媽影著隨喝講：「袂使！袂使！」伊緊共水桶提去倒匳，才共我講：「彼梅仔若沐著水，毋但會生菇，規甕嘛攞去了了，就親像賣碗盤掉倒擔。」落尾阿媽閣叫我去摺石頭欲來砑梅仔，伊講：「豉梅仔誠厚工，愛勻勻仔來，食緊是會拚破碗喔！」原來豉梅仔嘛有遮濟銳角。

工課舞煞，阮做伙去灶趂。佇洗碗槽遐，阿媽跔落去共一个玻璃罐仔提出來，蓋一下開，隨鼻著芳貢貢的梅仔味，喙瀾就強欲津落來矣。阿媽擰鬮科仔，科一寡仔梅仔

起來，講：「這是舊年豉的，食看有好食無？」含佇喙內，鹹鹹、酸酸、甜甜閣餛餛，實在有夠好食的啦！我愈食愈繼喙。阿媽講：「食酸梅仔，糜飯食較會落，你加食一寡仔。」就按呢，我佻阿媽你一粒、我一粒，輪流提咧食，食甲笑微微。酸梅仔就若 môo-hui 仝款，予我食牢咧。

阿媽自本就真勤儉，毋過有當時仔青梅仔誠貴，伊嘛是會共買轉來豉。這馬便若看著酸梅仔的罐仔欲空矣，我就緊敲電話共阿媽講：「阿媽，我閣欲酸梅仔。」伊攞會問講：「啊你這馬一頓食幾碗飯矣？」

逐擺食酸梅仔，共伊含跔喙內，沓沓仔含，沓沓享受酸甘甜仔酸甘甜的滋味，就會想起佻阿媽豉梅仔的趣味代，我攞感覺足幸福的。

06 我真愛哭

陳暎潔

「Uánn ! uánn ! uánn !」紅嬰仔拄出世的哭聲予人滿滿的幸福佻快樂。毋過哭這個天生就有的能力，大漢了後煞成做予人棄嫌的行為。序大人會佇阮吼的時陣唸講：「囡仔人拄著代誌袂當烏白吼，愛忍耐。」抑是「吼會帶衰，袂當清彩吼。」漸漸人就予這個社會無形的道德縛牢咧矣。

毋過我可能是予序大人唸無夠，因為佇我的印象當中，我讀幼稚園的每一工攞佇咧吼，阿爸見若送我到學校，越頭欲轉去的時陣，我就會開始嘛嘛吼。吼甲阿爸無法度，只好閣翻頭來共我安搭，所以落尾我攞是予老師押入去教室的。到高中的時，我這款愛哭的個性猶是無改，因為每擺欲考試進前壓力攞足大，而且我定定會感覺家己咧欲讀袂完，所以彼種不安的心情攞會予我忍袂牢大聲吼出來。

雖然每擺哭攞會受著逐家的關愛，毋過猶是有序大人會唸，彼就是我的阿爸。伊逐擺攞會共我講：「哭無法度解決代誌。」但是這個天性毋是我講欲改就會消失，所以我嘛開始學忍耐。佇我考試考糗、佻朋友冤家閣有受委屈的時陣，我攞共家己講：「袂使哭，愛冷靜。」強忍目屎毋予伊輾落來，毋過到尾仔我連著重傷也揣無目屎矣。

最近我開始思考，哭敢真正遐爾糗？每一層代誌攞共

家己真實的感受隱瞞起來，用冷靜的態度去處理敢有影會較好？前一站仔，阮阿爸佻小弟出車禍，我佇現場寢開始完全愣去，報警的時陣連地址嘛講袂清楚。我想欲用冷靜的態度面對，目屎嘛共忍牢咧。毋過我發覺，按呢共情緒壓落來，我根本都無法度思考，因為彼種傷心的感覺根本都壓袂落去，到尾仔我猶是大聲吼出來。就按呢哭咧哭咧，我煞冷靜落來矣，事後翻頭去想，應該是透過哭共歹情緒敲放出來矣。所以我想欲講，「哭」自底就是人的天性，無應該予社會無形的道德束縛。若是傷心、不安的時陣，想欲哭真正毋免看人的目色，因為透過哭來排除歹心情本來就是人類的天性。若是強忍目屎，其實對心理和身體來講顛倒是一種折磨。